

丹东市“银光杯”新故事大奖赛



1989

年
第
届

新
故
事

1989.10

丹东市“银光杯”新故事大奖赛

作品选

(1987——1989)

丹东市劳动宫 编印
辽宁电子铝箔厂

前　　言

新故事是祖国文艺百花园里一朵不太引人注目却又引人入胜的小花。值建国四十周年之际，我们把一束鲜艳芬芳的小花——二十篇新故事选粹本，奉献给丹东人民和故事界的朋友们。

这里汇编的新故事是颂歌，赞美了江城儿女改革的业绩；似匕首，无情地投向社会阴暗角落里腐败现象。它们是我市两届故事大赛的成果，曾在我省，东北地区，乃至全国故事活动中获奖。

新故事这朵小花的盛开，不但依靠作者、故事员和组织者的辛勤劳动，而且仰赖于企业与文化的精诚合作。实践证明，社会企业是生产物质财富和精神食粮两个文明成果的重要基地，积极扶持并大力发展群众文化事业，是全社会、特别是企业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作为群众艺术活动的新故事，只有深深扎根在坚实的经济基础里，才能生长的更加枝繁叶茂，花盛果累。

我坚定不移地相信，在党的十三大精神鼓舞下，发展丹东经济，繁荣社会主义文艺这两个文明建设，必将结出丰硕的成果。

愿银光闪烁更加耀眼，
盼故事小花更加鲜艳。

辽宁电子铝箔厂副厂长、工程师

赵洪业

一九八九年十月

目 录

万元户换妻	曲文良	(1)
半夜撞钟	高长远	(6)
老鼠摔跤大奖赛	金 辉	(11)
神秘的黑皮包	杨 枫	(16)
傻贼	金 辉	(22)
厂长搬家以后	郑 重	(28)
扑克爷们	高长远	(34)
五十落情网	赵学国 文需众	(41)
婚礼马拉松	臧玉琪	(48)
换戒指	尹丽华	(55)
一只小鸡崽	郭向阳	(60)
三瓶杜康酒	张忠军 尹丽华	(64)
被撵走的姑娘	许文仲 曲满华	(70)
杨德彪求医	文需众	(77)
不寻常的幽会	金 辉	(85)
未婚女离婚之谜	王玉文	(93)
人间真情	白文喜	(99)
奇妙的三根线	郑 重	(104)
闹邪的405号	李鹏远	(111)
迟到的逮捕	许文仲	(117)

业指南

万元户换妻

曲文良

自打刘喜儿搞了基建承包，他可发大财啦！头一年就把草房换成瓦房；第二年瓦房换成了高标准的平顶房；第三年更盖了帽了，平顶房换成了二层楼；坐火车从沈阳回来，把地板革换成地毯；坐轮船从上海回来，把黑白电视机换成了彩电；坐飞机从广州回来，又把两个花的单门电冰箱换成了四个花双门的。这每外出回来，换的可就更出奇了，谁能想到他要换媳妇。而且对他媳妇桂英声称：“该换的都换了，就剩你没换了，想当初我是因为穷，没娶着好看的媳妇。现在有钱了，一定要换个俊媳妇。换谁呢！”这个他心里早就有谱了，那就是本村董来顺的媳妇，他想：“那女人长得水灵着呢。就凭董来顺那穷样，给他一笔钱，不用我吱声，他就会把小媳妇痛痛快快地送过来！那小媳妇也巴不得有人用钱供着吃好的、穿好的、这叫有钱能使鬼推磨。”

桂英见刘喜要换媳妇，心里十分难过。为使丈夫回心转意，他做过各种努力，但最终还是无济于事。刘喜儿认准了钱是万能的，只要有钱，就能得到想得到的一切！

刘喜儿准备把家里的财产分给桂英一半，作为对她的补偿，也作为良心上的平衡。然而，直接找到董来顺。他以为这事不用费什么吹灰之力便可告成。所以就开门见山地说出了自己要换媳妇的想法。没想到，他的话没说到一半，董来顺就火了，把刘喜儿臭骂一顿。刘喜儿碰了一鼻子灰，回到家里

又摔碟子又摔碗，故意找碴儿拿桂英撒气。桂英稍有不受。他劈头盖脸地朝桂英打去。开始桂英还能忍让，但是谁也架不住天长日久的折磨，到后来她也就想开了，换就换吧！

这天晚上，桂英不紧不慢地吃了饭，有条不紊地收拾了桌子，刷了碟碗，然后从从容容地坐在椅子上，平平静静地开了口：“刘喜儿，听说你要跟董来顺换老婆，是吧！”

刘喜儿巴不得桂英能早些让步儿，此时见桂英主动问起自己，就说：“换又怎么样？”“是啊，我能怎么样呢？这些日子，我也想好了，既然你已经看不上我了，硬挺着跟你过，也是自讨苦吃。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份儿上，我成全你。你若有什么难处，我还可以帮助你。”

刘喜儿万没想到桂英会说出这样一番话，他几乎被感动得要流出眼泪来。他一把抓住桂英的手，激动地说：“桂英，你真好！只有你能理解我，你这样想就对了，咱们离婚以后，我把家产分给你一半。我说是跟董来顺换媳妇，假如你不愿意和他过，你就另找一个，你有钱，不怕找不到比我好的。董来顺也是，只要他同意，我给他一笔钱，再找个大姑娘也不难嘛。”桂英静静地听完刘喜儿的话，同样静静地问：“我的事就不用你操心了。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你打算给董来顺多少钱？”“两万！”“两万恐怕不行！”“那他得要多少？”“白天我跟他唠过了，他答应换，只是条件高点，他要你家产的一半，少一个也不行。”“他真这么说的？”“事情已到这个地步，我还能唬弄你。”“只要他同意一半就一半！”“不过，空口无凭，你得跟我到公证处去立个字据。”“胡扯！人家公证处能管换老婆的事！”“你不会不说换老婆吗？这些年董来顺疾病总缠身，拉了好多饥荒，到现在还没还完呢。就你不会用扶贫的名义，就说把家产的一

半赠送给他？”“扶贫？对，这个名义好！”“那你明天就去办。”刘喜儿不禁大喜过望，但当着桂英的面，却又装着十分难过的样子说：“桂英，说实在话，我现在搞承包，全国各地跑，什么样的大人物都接触，算个面上的人了，有时需要带着夫人搞搞外交，夫人总得既漂亮又会交际。可你，正象你说的已跟不上时兴了。所以我不得不……咳！我心里还是爱你的，即使分手了，我也会常来看你的。”

桂英打断了刘喜儿的话说：“算了，事到如今，就啥也不要说了。明天我陪你到公证处跟董来顺立字据，然后，咱俩就去乡里办离婚手续。”说完她一起身，“咚咚咚”地跑上了楼随后把屋门“咣”地一声关上了。

第二天，刘喜儿、桂英跟董来顺一起来到公证处立了字据。然后，刘喜儿和桂英又一起找到乡民政助理办离婚手续。民政助理调解半天，二人都不肯回心转意，尤其刘喜儿态度更坚决。最后民政助理只好对刘喜儿郑重地说：“你可知道，按婚姻法规定，你们夫妻共同经营的家产，离婚后你只能得到一半了。”

刘喜儿见离婚有门，回答非常脆快：“一半就一半。绝对没说的！”

民政助理斜了刘喜儿一眼，又对桂英点点头，自言自语似地说：“看来没有回转的可能了。”于是便给他们办理了离婚手续。

桂英把离婚证接到手里，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她瘪了瘪嘴，又用力咬住嘴唇，尽量不让眼泪流出来，一转身，一个人跑出了乡政府。

刘喜儿拿到了离婚证书，心里也有种说不出的滋味，但一想到只有和桂英离婚，才能得到董来顺的媳妇，他不觉又

有点得意。从乡政府出来，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来到乡里最高级的大酒楼，一个人喝个痛快，然后，里倒歪斜地往家里走去。一进院门，只见屋里屋外挤满个人，心想糟了，莫非是桂英想不开，出了什么事？再一想，不会呀，桂英是同意换的呀。他正纳闷呢，就听有人喊他：“刘喜儿哥！”接着从人群中挤出一个人来，刘喜儿定睛一看，此人不是别人，正是董来顺媳妇，他心里不禁一阵狂喜，正要上前拉她。那小媳妇却一闪身躲了过去。接着娇声娇气地说：“刘哥哥，谢谢你，真太谢谢你啦！”停了一下她突然提高嗓音对大伙说：“乡亲们，刘喜儿哥见我家困难，就把他的一半家产给我们，还领我丈夫去公证处立了扶贫转赠字据。瞧！”说着还向大家亮了亮手里的字据。

刘喜儿忙阻拦道：“哎、哎，别看了，别看了，这是我和来顺之间的事，好说好说。谢什么，这是我应该做的嘛！”说着又要去拉董来顺媳妇的手。

这时，只见董来顺从屋里走出来，他看了看刘喜儿，然后故意亲亲热热地把他媳妇揽在怀里，这才高声对大家说：“听说刘喜和桂英刚刚办理了离婚手续，不过我这字据可是立在他们离婚之前的。”董来顺的媳妇听到这，不由得挣开丈夫的手走到刘喜儿跟前说：“刘喜儿哥这么说你现在的家产只剩下来原家产一半的一半了？”没等刘喜儿弄明白，董来顺又说话了：“现在我宣布：刘喜儿转赠给我的财产，我决定回赠给桂英嫂。同时，我也严肃地向刘喜儿申明，我媳妇是有人格的人，她不稀罕你的臭钱。今后你不许再打我们的主意！不然我就去法院告你！”

就在这时，忽听大街上一声高喊：“乡亲们，请等一等！”人们的目光一下子都向大街上移去，不禁都异口同声地喊

了声：“桂英！”

桂英几步跨进院子里，她看了看刘喜儿，又看了看乡亲们，然后高声说道：“乡亲们，我和刘喜儿的事你们都已经知道了，他认为他有几个臭钱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我看他这是无知的表现。钱，是有用，这不假，我们过日子也离不开钱。但是，我要告诉他，钱不是万能的。现在，我们村里不少人都富起来了，可是，有好多人有了钱却不知道拿钱去干什么。不少人不是成宿隔夜地要钱吗？现在，又出了个刘喜儿，他要换老婆，是钱多了，把他烧的！我经过反复考虑之后决定把董来顺转赠给我的那一半家产捐献给村里的小学，让这笔钱为我们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做点贡献。至于刘喜儿嘛，我桂英家的大门是向他敞开的，就看他的表现了。”桂英说完这些话，挑战似地看了一眼刘喜儿。

再看这时候的刘喜儿，眼也直了，手也凉了，嘴张得老大老大，半天没有说出一句话。

半夜撞钟

高长远

在刘家屯，有两个最出名的人，而且这两个名人，都出在一家，男的叫刘永和，长的牛高马大，是村里有名的老实人，大伙叫他大刘；再一位名人就是他媳妇，叫杜桂花，别看长得又瘦又小，可猴拉拉的厉害，厉害得十里八村没有比得上的。当年“四清”工作组上她们村“割资本主义尾巴”，叫她骂得顺街筒子蹽。人家骂人都一套一套不带重样的。再加上她家根红苗正，工作组也硬是拿她没办法，以后再割什么尾巴都躲着她走，不上她们村了。

俗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杜桂花好像是大老刘他父母娘专门给他生的。她从二十岁开始搞对象，一个都没成，直到二十七岁，才嫁给大刘，总算是了了她妈的一件闹心事儿。而大刘呢，好象又非她不娶，人家是专门冲她这厉害劲儿要的。

大刘他们家，在割“资本主义尾巴”那阵儿养了不少的鹅，当时生产队里没啥抓挠，就指着这些鹅填肚子了。可是，一割“资本主义尾巴”，割得他家也就没有鹅蛋了，没办法才点名找了杜桂花。

这几年，农村富了，乡乡都抓精神文明建设，可是不管咋抓，刘家屯就是评不上文明村儿。这里的节骨眼儿就是在村里有杜桂花这么个人儿。

在农村家家户户房前屋后的菜园子周围都夹着杖子，再不就套个院墙，挡着鸡鸭鹅狗跑进去祸害青菜。可单单大刘

家的菜园子，就那么大模大样地敞开着，可是鸡鸭鹅狗什么的，都是活物，谁家也看管的不那么严实，免不了有的就跑进杜桂花的菜园子里。往年，若让杜桂花逮着了，对不起，保证“嘎巴”一声把你家活物的两条腿给整折；随手扔到大街上，你若悄没声地经管起来，还就算了；你若敢找上门来，她能站在你们家门口骂半宿。今年杜桂花不整折腿了，不知她采用了什么高招儿，凡是跑进杜桂花家菜园子的鸡鸭鹅都得了一种甩头的怪病，不大爱吃东西不说，叫起来也不是个正经动静。乡亲们虽然气得够呛，但是，还是没人敢找杜桂花，只有把大刘找去，你一言我一语的好个数落，怨他窝囊废，连老婆也管不了，怨他怎么找这么个辣婆娘。乡亲们的数落给窝了几年火的大刘长了不少志气，这回他心里憋足了劲，想要和桂花好好照量 照量。谁知一见到老婆，大刘就肿了嘴，一路上想好的话不知飞到哪里去了。大刘气得没法，便把自己的行李搬到炕梢去睡了。

照说，两口子弄到这种地步，女方要是好样的，也该向男的说句软乎话才是。可杜桂花却不听那套邪，你大刘不是能上炕梢去睡吗？好，打这以后，你就别想再到炕头来。她在炕当央由窗台到炕沿拉上一根细线，告诉大刘：“这就是三八线，专门捍卫三八妇女权利，晚上你要过了线可别怪我不客气，不管白天黑夜，我就骑着窗口寒碜你。”吓的大刘不但不敢碰那根线，天天晚上还主动看看那线扯得紧不紧，生怕惹祸。

这天乡里又来通知，让刘家屯选一名先进典型到乡里参加“五讲四美”表彰 大会，村长心 想：“咱村选不上文明村，选个先进典型总行吧？”于是当天晚上就召开了村民大会。晚上村民来得齐刷刷的，这种场合杜桂花从不漏空，专门插空说点风凉话什么的。大家看她来了，都故意跟别人搭

话，谁也不理她的碴，几个小青年恨不得上去把她捶巴一顿。就在这时，村长宣布选举开始，采取无记名投票的办法选出一名代表。可是选来选去，谁也没料想到，得票最多的竟是杜桂花！原来有几个人想偷偷地投她一票寒碜寒碜她，煞煞她的威风。哪曾想大伙都想到一块去了，连大刘也偷着投了她一票。等到选举结果一出来，会场上的人大眼瞪小眼都愣住了，都在等着杜桂花撒野放泼。然而杜桂那张嘴却头一回象受了风似的。上下嘴唇好一个呼哒也没发动起来。会场黑压压的一大片人都笑眯眯地站在那儿，骂哪一个？脸皮再厚也架不住这阵势。只见她一扭身一气儿跑回家窝在炕头上了。

乡下传话比刮风还快。第二天，杜桂花的娘家就得到了信儿了。她妈家离桂花家只有七里路，可是，十来年只来过两次。头一次是领姑娘来相亲；第二次是听说姑娘在屯子里搅四邻，气哼哼的跑来扇姑娘一个耳光，从此再没登门，这一回听说姑娘有出息了，全屯人选她当典型，乐得半宿没睡觉，一大早就扭歪着小脚来了。一进姑娘大门才知道是叫大伙选上了坏典型，当时气得浑身乱颤，把姑娘好一顿数叨才流着眼泪了。

自打那天开回来，杜桂花三天没起炕了。让她妈这一折腾，更打不起精神来，这下可把大刘急坏了。别看平时大刘把杜桂花恨得牙根都痒痒，现在一看她熬糟的那个样儿，心里也酸溜溜的。她那双眼睛老是直勾勾地瞅房板，晚上吓得大刘眼都不敢合，他真担心杜桂花得了精神病。

谁知越怕越出毛病。半夜里，杜桂花突然掀开被子，蹬上条裤子，下地把脚插到鞋窠里就往外走，大刘一见更懵了，这种人性子倔，八成是到外头寻短见。要么就是真疯了，他“呼隆”一声爬起来，穿着灯灯裤就跟出去了。

杜桂花象发了疯似的，出了门撒丫子就跑，直跑到屯中大

槐树下，又一个高跳到石台上，翘起脚把挂在树上的大钟拉响了。杜桂花个子矮，心情又不好，那钟敲得也没个正儿八经的调。急不溜的。那几年五更半夜经常敲钟送最新指示，现在已经多少年没这事了。冷丁这大钟响得没个好动静，差点没把大伙吓死，不知屯子里发生了什么事？！有的寻思闹地震，拉开窗户一个高就跳到外头，有的连灯都未来到及打开，急忙把裤子套到腿上，抓起衣服就往外跑。一阵工夫全屯人都叫杜桂花唬弄出来了。

这时村长也慌里慌张来到杜桂花跟前：“杜桂花，五更半夜你这是干什么？”“村长，我杜桂花是个急性子人，这会不出来敲钟，当着大伙的面吐吐心里话，明天早晨就能把肚子憋两瓣儿……。”“有什么话你讲吧。”“村长，我问一句，那天咱村选举算不算数？”老村长一听懵了。心想：“说算数吧，她杜桂花根本不够当代表的资格，大伙是气的没法儿才出她的丑，若说不算数吧，那也是全屯无记名投票选的。”村长左右为难，吱吱唔唔正在不知怎么回答好，人群里，有人喊上了：“算数！”村长嗫嗫嚅嚅地说：“大伙说算数就算数。”

没想到杜桂花却心情十分沉重地说：“既然算数，我就当这个典型。不管好典型还是坏典型，反正都是为了教育人，前些年我和大伙处的不错，这些年离大伙远了，这回我才知道人要是不合群，这滋味可不好受……”说着，说着，她流泪了。她这一流泪不要紧，大伙心里也都酸溜溜的。前些年全屯人也跟杜桂花沾了不少光，谁家都留下了点“资本主义尾巴”。现在世道变了，怎么好那么寒碜人家。这会儿，大刘也忘了怕老婆，上前把杜桂花拉下来：“桂花，你看乡亲们对咱多好，你也帮帮大伙的忙，告诉我你是用什么方法让那

些鸡鸭鹅都得了一种怪病的，还能不能治？”

杜桂花一听不好意思地笑了，先向大家做了检讨，然后告诉大家赶快把鸡鸭鹅脖子上的皮筋解下来。乡亲们一听病症在这里，就都回自己家去。不一会儿，寂静的夜空中就传出了鸡鸭鹅那顺畅的叫唤声……。



老鼠摔跤大奖赛

金 辉

住在卧龙镇街头的头号万元户韩贵，是这一带出了名的脑子灵，心眼活的人。这天一大早，他居然在自家大院墙上，贴出了一张你怎么也想不出来的收购老鼠的启事。他以每只五元的高价收购四十只活老鼠。镇上的人围着这张启事，这个猜、那个想，谁也猜不出他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对门粮库的徐眯缝眼儿把脑袋一晃说：“咳！你们操那份闲心干啥？他出钱，咱出力，有能耐的快回家抓耗子去吧！”

就这么着，还不到晌午头儿，韩贵就收购了四十只活老鼠。韩贵不光收，他还问每只耗子是怎么抓的，还把每个人捉耗子的方法，正儿八经地记在小本子上，当听到美妙处，还情不自禁地拍手叫一声好，把卖老鼠的人弄得心里直犯嘀咕：“这小子是不是拿我们开心哪？”

半个月之后，韩贵又贴出了第二张启事，这回是以二十元钱的高价，收购十只身长超过半尺的而且是在镇粮库里抓的活老鼠。这下，粮库的徐眯缝眼儿可来神了。他一把扯下韩贵贴的启事，当众说道：“这二百元钱我挣了！”果然，没出三天，徐眯缝眼儿就卖给韩贵十只半尺来长的粮库里的耗子。韩贵见了非常高兴，马上贴出一张大红广告：“兹定于明天上午八时，在本人家院门前举行别开生面的‘疯狂杯’老鼠摔跤大奖赛，万望观赏，莫失良机。”这张广告一贴出去，卧龙镇的小筒子街立刻哄哄成一锅粥了。

第二天七点来钟，看热闹的人把韩家大院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那可真叫人山人海。这些人见过驯虎的、耍猴的和玩蛇的，就是没看见过斗耗子的，这回都兴致勃勃地把眼睛瞪得跟铃铛一样大。

徐眯缝眼儿把嘴一撇，心想：韩贵这小子当知青上山下乡那阵儿，偷过粮库一袋白面，让俺们于主任抓住了，好一顿寒碜。这回呀，他准是看上边要搞“六好”企业验收，存心让于主任丢人现眼。他是西门庆请武大郎——没安好心！徐眯缝眼儿这么说着，议论着，快到八点的时候，突然，院里响起了疯狂的迪斯科乐曲。只见院门一开，韩贵身穿一套浅灰色裁判服，左胳膊夹着一面新铜锣，洋洋得意地走了出来。紧接着又走出来五个小伙子，他们都是一色的藏蓝色运动衫，每人手里还拎着两个小耗笼子，当着大伙的面对着粮库大门一字排开，又一齐把笼子放下，看热闹的人一下子静了下来，一个个大气不敢出，都大眼瞪小眼儿地傻了。

这时，韩贵对堵在粮库大门口的人挥了挥手：“喂，请你们到两边看，给老鼠让个道。”接着他顺手拎起一只老鼠笼子对大家说：“这里每只老鼠的肚子上都围着一块红布，上面写着运动员号码，大家看好喽，下面比赛开始啦！”

韩贵的话音刚落，突然有人大喊一声：“慢着！”韩贵回头一看，是粮库的于主任，便和颜悦色的说：“于主任，这事我本来想事先找您商量商量。可我又一想，这么办有这么办的好处。走入咱们找个僻静地方商量商量。”说着，韩贵拉着于主任来到粮库守卫室窗前，然后突然一转身，举起锣，“嘡嘡嘡”就是三下。还没等人们反应过来，站在粮库

对面的五个小伙子，同时打开了耗子笼，笼子一开，那里的老鼠就象发了疯似的“噌噌噌”窜进了粮库大院。人们也跟疯了似的挤进大门一看，那些老鼠早就跑过晒粮场，钻到各个库房里去了。于主任见了，急得一边跺脚一边指着韩贵斥责道：“韩贵！你存心陷害我们是不是？你怎么能往粮库里放老鼠呢？”

韩贵满脸含笑，眨眨眼睛不紧不慢地说：“于主任，这些老鼠本来就是你们粮库里的，我物归原主总该没错吧？”于主任张了张嘴，刚想说什么，不知道是谁问了一句：“韩贵啊，你不是说让老鼠摔跤给我们看吗？这些老鼠都跑了，还摔什么跤啊？”

韩贵趁机躲开于主任，一指晒场说：“别着急，好戏还在后头呢，一会就在这里表演。”他的话音还没落，已经有一群小耗子从一个库房里钻出来，没命地往晒粮场上跑。紧接着又从另几个库房里钻出一群小老鼠，每群小老鼠后面都跟着一只围着红布、标着号码的大老鼠。这些大老鼠都象疯了似的，只要撵上小老鼠，就一下子扑上去狠咬一口，紧接着再去撵下一个。再看这晒粮场上可就乱了营了，大的追，小的跑，大小一块吱吱叫，比橄榄球赛都热闹！徐眯缝眼儿一边看一边小声嘀咕：“真他妈的奇了！虎毒还不吃子呢，这是怎么了？”

韩贵站在旁边不动声色地看了一会，然后走到于主任面前，小声说到：“您最好明天组织一些人，再检查一下库房，我估计陆续还会死一些老鼠。”于主任早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听韩贵这么一说，禁不住追问了一句：“那是为什么？”

韩贵这才道出了其中的秘密，他说：“我第一次收的那